

中山醫學大學第二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

<p>參賽類別</p>	<p>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小說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散文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新詩組</p>
<p>作品名稱</p>	<p>信仰淪亡記</p>
<p>清淨的聖湖加加曼度，在過去數千年的歷史中，從未如此喧鬧過。</p> <p>連日來的大雪方歇，聖湖與下游的河流都被厚厚的冰層覆蓋著，只有湖的中心仍未凍結，透出如寶石般深邃的藍。在聖湖連接下游河道的地方，數十隻毛色黑亮的哈士奇狂躁地吠叫著。牠們被顏色各異的麻繩緊密地拴成兩列、分成三群，如同對話般向鄰近的同伴時而低吼、時而尖嘯，雙眼透露著兇狠卻又不安的光芒。甚至有的哈士奇糾纏在一起，激烈地扭打著，或是偏執地舔舐地面的碎冰，即使破皮流血也不願意停止。</p> <p>相比聖湖一隅的狂躁，湖心一帶則呈現著一股祥和的氛圍。三名年約五歲的童子站在絳紅的地毯上，褪下長袍，裸露出稚嫩的胸膛，胸前垂掛的金色名牌在朝陽照射下，閃爍著耀眼的光芒。數名身衣青色袈裟、外罩棉襖的僧侶用巨大的勺子舀起聖湖的湖水，在肅穆的誦經聲中為童子們洗禮。那湖水像是像是擁有生命一般，在童子們的身上靈活地躍動、輕柔地撫觸，從頭頂一路滑向腳趾，襯著朦朧的朝陽流光閃閃。童子們因天氣寒冷而不住地微微顫抖，但他們仍盡力保持莊重的態度，雙手合十，低頭默默祈禱。</p> <p>若在平時，我一定會因這樣虔敬的景象而感動不已，但我所在的湖畔此時卻響起一陣騷動，令我不得不將目光收回。只見一輛賓士車緩緩駛入，在大批記者的簇擁下停在湖畔。從車子裡走出來一位肥碩的中年男子，他手裡夾著雪茄，不顧高原上氧氣稀薄，貪婪地吐著煙圈。他一邊揮手，一邊朝臨時搭建的觀禮台走來，還不時停下腳步，對著不斷閃爍的鎂光燈，回答記者的提問：</p> <p>「這次姆措曼度的『再臨』，是喀圖坦成為祖國一員之後第一次舉辦，所以黨中央非常重視。」</p> <p>「姆措曼度是喀圖坦的父母官，相信在黨的指導下，我們一定可以選出合適的人選，為喀圖坦帶來和平。」</p> <p>「這次的儀式參考喀圖坦的風俗，沒有先例，但絕對公正！」</p> <p>當那男人走上觀禮台，我跨步向前，與他握手。他以熱切的笑容和令我痛的握力回應，並以眼神示意我看向台下的記者。閃爍的鎂光燈、頻頻響的快門聲如旋渦一般攪動著我的五感，混合著遠處躁動的狗吠與幾乎聽不見的誦經聲，頓時讓我感到目眩神迷。</p> <p>這裏這喀圖坦，一個虔誠的國度，我美麗的家鄉。此時此刻，卻上演著一場荒謬的鬧劇。</p> <p>***</p> <p>偉大的姆措曼度十一世，離世至今已經超過五年了。</p> <p>姆措曼度是喀圖坦至高無上的法王，萬民景仰的宗師，統領這片土地的宗教與政務。但與世俗中人的理解不同，與其說他是國王，不如說是民眾與萬物的導師，調和大自然與</p>	

人的關係。這與喀圖坦的信仰有密不可分的關係。

望向高原下沿著河流興建的城鎮，石塊與泥磚堆砌而成的樓房覆蓋著白雪，在晨曦中泛著濛濛藍光。城鎮中央聳立著壯麗的大佛殿，金色的穹頂在一片銀白中顯得格外耀眼。河流也結著厚重的冰，向遠方不斷延伸，消失在無盡的黃土高原中。我們的祖先就在這片貧瘠的沙地中，以放牧牛羊維生，一片磚一片瓦，慢慢建立起自己的家園。或許是因為環境艱困，喀圖坦人比誰都了解一枝草、一滴水的珍貴。我們敬畏天地，感謝大自然的供養；我們從不貪求，不曾將任何東西視作自己的所有，因為我們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，與眾生共享天地，隨著四季交替，生生滅滅，從不止息。

但村莊中仍難免會有衝突，而上蒼有時也會以天災來斥責人們對山林的不敬。此時就需要一位能在人與人、人與自然之間斡旋的仲裁者，來排解糾紛，那個人就是姆措曼度。姆措曼度是聖湖加加曼度在人世的化身，他有著如湖水一般淵博的學識，卻又如水一般溫和圓融，每每聽見他和藹的話音，總能讓原本爭得面紅耳熱的人們，放下衝突，握手言和。同時他又極富遠見，不僅能解答宗教上的問題，更對政務頗有見地，帶領喀圖坦人渡過一次又一次的天災與紛爭。

直到……直到平地人來到喀圖坦為止。

趁著記者們的目光都集中在那男人身上，我走下台，看看觀禮台之後站著的僧侶們。他們完成洗禮的工作後，便來到這裡，無助地站著。我能看見他們眼中的無奈、憤恨、與茫然。明明是一場莊嚴的宗教盛會，卻沒有我們的位子。沒有人在意經文的深意，更沒有人留心湖水的低語，那一大群鼓譟的觀眾，只關心台上那高談闊論的男人，以及將在眼前發生的激烈競賽。

「移鼠大人，為什麼儀式還要再辦一次？前幾個月不是已經辦過了嗎？」

為首的一位年輕僧侶問到，語氣既是不解，又滿含哀怨。我拍拍他的肩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只是嘆了一口氣。心中千愁萬緒頓時湧現，實在不知該如何向他解釋過去幾個月所發生的荒謬事。

沒錯，儀式早就舉行過了，而那天的景象我仍歷歷在目。溫暖的晨光、冷冽的湖水、稚嫩的胸膛、虔誠的詠唱，前半段的過程跟今天一模一樣。不同的是，那天有德高望重的聖山長老阿林多。阿林多長老步下金轎，脫去袈裟，走入湖中，感受湖水的輕拂，諦聽風中微妙的旋律，在閃動的波光中找尋加加曼度的啟示。

阿林多長老消瘦的身形在腦海中浮現，頓時趨開心中對現實的不安，讓我感受到一股沁入心脾的恬靜。所謂的儀式應當如此！姆措曼度的離世不過是暫時的，祂偉大的靈魂乘著水氣回歸天際，不久又會隨著下雨回歸人世，降生為孩童。而我們的責任就是去民間將可能的孩童找出來，帶到聖湖洗禮，在光、水、風的啟示中鑑別真正的姆措曼度。儀式，是人與神的對話，應當莊重、應當寧靜、應當訴諸心靈而非感官。

但是，今天將要舉行的儀式卻顯得不倫不類。成群的哈士奇在冰面上叫囂著，留下難聞的騷味；台下不斷按著快門的記者與群眾，沒有一人關心儀式，只想在接下來的競賽中，尋求感官的刺激。

而整件事的罪魁禍首，那叫做林的男人，仍揮舞著手中的雪茄，神采激昂地在觀眾面

前說著他對儀式的理解、以及他對黨的熱愛。點點菸灰散落在他腳前的雪地上，散發著陣陣焦熱的惡臭。

「什麼？您說儀式要再舉行一次？」

我想起那天在辦公室與林見面時的場景。他與今天一樣抽著雪茄，半躺在太師椅上，貪婪地吐著煙圈。

「姆措曼度離世已經快五年了，總得有個人繼位，不是嗎？」

「話是這麼說沒有錯，可是上個月阿林多長老已經舉行過儀式了，也找出姆措曼度的轉世，為什麼……」

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」林搖晃手中的雪茄，說：「移鼠啊，我看過你寫的報告，也知道那儀式是怎麼進行的。但我總覺得，你們選舉姆措曼度的方式實在太……太抽象了，這樣真的能選出合適的人選嗎？」

「請委員長放心，阿林多長老是得道的高僧，他的判斷……」

「你說到重點了，」林用雪茄指著我，說：「阿林多是什麼人？不就是個利用封建迷信壓榨人民的神棍？這樣的人怎麼能選出親近人民的領袖？再說，這儀式實在太玄幻了，就不能用一個比較容易理解的方式嗎？像是……啊，就像狗拉雪橇那樣，把小孩子的名牌放在雪橇上，讓雪橇犬賽跑，誰的雪橇先到，就讓誰當姆措曼度，這樣不是淺顯易懂，又很公平嗎？好，就這麼辦吧！」

林鬆開緊皺的眉頭，像孩子一樣天真地笑了起來。我隱忍著心中的憤怒，調整呼吸，從嘴角勉強擠出一句話：

「您是在開玩笑吧，委員長？」

「玩笑？不，我可是很認真的。」

林對著我的臉吐了一口煙，眨了眨眼，似笑非笑地看著我。我被他無理的舉動激怒，用力拍著眼前的辦公桌，一句一句駁斥他的謬論。但林似乎不以為意，看著辦公室的一角，一邊聽一邊慢條斯理地抽著煙。就在我漸感乏力之時，林向我溫柔一笑，打開辦公桌的抽屜，掏出一把手槍，用力按在桌面上，發出「磅」的一聲巨響。

「我並不在意有沒有姆措曼度，」林的聲音變得格外和藹，輕聲地說：「我大可把你們這些僧人送去勞改，然後安插一個總督管理喀圖坦，這樣還比較省事呢，是不是？我這是在給你們機會，搞清楚自己的立場，好嗎？」

林就是如此高傲、目空一切，不去瞭解別人的想法，希望所有人都配合他的做法。

但我能有什麼辦法呢？就跟他說的一樣，這就是被支配者的悲哀。

看著眼前一眾比自己年輕的僧侶們，心中滿是虧欠。所有人都愁容滿面，低頭不語，甚至幾個比較年輕的學徒已開始啜泣，肩膀不住地抽動著。

「各位，聽我說，」我望著在場所有人，說道：「我知道大家都很難過，看到聖湖被玷汙、儀式被曲解。但我們不能在那些平地人面前示弱，大家一定要堅強起來，讓他們看看信仰的力量。」

「都已經變成這樣了，還能怎麼辦？」

一個原本在哭泣的學徒憤恨地說道，霎時空氣像是凝結了一般，每個人都屏住呼吸，

錚錚地看著我和那說話的學徒。

「我們都是姆措曼度的子民，」我調整呼吸，以堅定的語氣緩緩說道：「姆措曼度一定不會拋棄我們，祂一定會保佑我們，克服這次的難關。現在還不到山窮水盡的地步，只要我們心存正念，真正的神蹟就一定會展現。請你們相信我，相信喀圖坦，好嗎？」

儘管仍抱有一絲懷疑，經過我這番堅毅的陳詞，大家已稍稍恢復平靜，原本啜泣的人也止住淚水，開始默默祈禱。我向眾人笑了笑，轉身走回觀禮台。此時儀式已準備就緒，我望向遠處停放雪橇的湖面，童子們胸前垂掛的金色名牌已被分別嵌入雪橇的乘坐部，哈士奇身上的繩子亦被拴上雪橇，排在起跑線後，蓄勢待發。

「儀式要開始了，就讓我們高喊『祖國萬歲』，來祝福儀式順利進行吧！」

林舉起雙臂，在湖畔揚起一片震耳欲聾的「萬歲」。眾人整齊劃一的動作像極高原上的長草，只不過帶領他們的不是風，而是林一句句蠱惑人心的話語。

「絀！」一聲響徹山谷的口令，三隊雪橇犬立即拔腿狂奔，拉著沒有人駕駛的雪橇，衝向下游冰封的河道。頓時揚起一陣寒冷的疾風，吹起地上的碎冰與石子，混合著張狂的狗吠，在湖畔掀起一股難以抑制的高昂情緒。觀眾如同參加嘉年華一般高興地舞動身體，高聲談笑，讓人無法想像這是一場左右喀圖坦未來的儀式。

看著眼前荒謬的場面，我並不感到哀傷或憤怒，反而還有點期待。剛剛與僧人們講的話其實我只說了一半，我們確實應當心懷正念，應當相信神蹟。但神蹟不會無緣無故從天而降，還得付出一些努力才能得到。

而我今天就成為創造神蹟的人，讓那些玷污聖湖的平地人付出代價。

「移鼠，你去哪裡啦？」林走回座位旁，輕鬆地問道，語氣中還殘留著演講後的興奮。

「沒事，去跟同事打招呼而已。」

「今天辛苦你了，還要你跑這麼一趟。阿林多和他的黨羽潛逃國外之後，能主持儀式的人選就非你莫屬了。雖然只是形式上的，還是要你出面才行。」

「那是我的榮幸，委員長。」

我握住林的手，滿面堆笑地向他致意，而他也笑眯了眼，看來和善又令人安心。在外人看來，這可能是一個異族和睦共處的模範畫面，或許被台下的記者拍到，明天就可以刊登到中央新聞大書特書。然而，我能從他慈藹的眉眼之下，看見那工於心計真面目。他應該也已經察覺到我的心思，我們都非輕言放棄之人，絕對會使出各種手段，來達成目的。

今天的儀式絕非一場單純的競速，而是一場處處充滿危機的博弈。我想此時的我和林的心境應該都是一樣的，些許不安、隱隱的期待、對勝利的渴望、以及置對方於死地的決心。

鬆開緊握的雙手，我與林坐回座位上，平靜地望向山下的河道。

朝陽已經越過山頭，大佛殿金色的穹頂閃耀著刺眼的光芒。

「移鼠大人，事已至此，我們不能再隱忍下去了。」

工務部的總管里亞·曼農嚴肅地向我說道。那天我們一同到邊境草原為牧民祈福，當我們走進最後一頂圓頂帳篷，曼農急忙將我拉到火爐前，並示意帳篷主掩實入口。

「據我所知，工務部裡三分之一的僧人都已經被黨收買，而且他們還暗中計畫，打算操縱儀式的結果。」

「你說的都是真的嗎？」

「那當然，」曼農壓低音量，接著說：「儀式用的雪橇是由工務部準備的，我收到黨的指示，要我們將其中兩架雪橇的乘坐部加重，減輕滑行部的重量並稍稍往內收窄。而另外一架則稍稍加重底部的重量，你知道這是為什麼嗎？」

帳篷主人端來兩碗羊奶製成的蒸餾酒，遞給我與曼農，曼農喝了一口，接著說：「阿林多長老舉行的那一次儀式，不是已經看出姆措曼度的轉世了嗎？但黨不承認，找來那次儀式沒有被相中的兩名童子，安插一位他們屬意的人選，假惺惺地再辦一回儀式，其實明眼人都看得出來他們的用意。」

「他們想讓安插的那名童子當選？」

「沒錯，」曼農說：「但，有趣的就在這裡。」

曼農將酒一飲而盡，碗中的殘酒散發著淡淡的奶香。

「這次的儀式，表面上比的是速度，但實際上是比誰能平安抵達終點。沒有人駕馭的雪橇不會管後面的雪橇，除非被石頭卡住，即使翻覆也不會停下腳步。而且少了人的重量，雪橇變得太輕，一旦遇到急轉彎或顛簸，就很容易翻覆。您知道的，倘若在抵達終點前翻覆或是損毀，雪橇所代表的那名童子就會失去資格。」

「所以他們削減另外兩架雪橇的重量，就是為了要讓它們在抵達終點前翻覆？」

曼農點了點頭，從懷裡掏出一張羊皮製成的地圖，其上畫著此次進行儀式的河道。從聖湖出發後，河道以S形一路向山下蜿蜒，一共會經過兩個一百八十度的急彎，最後抵達一處平緩的淺灘，那裡標記著終點的旗號。

「這裏，就是決勝關鍵，」曼農指著兩處急彎，說：「過輕的雪橇非常容易在過彎的時候，因為離心力被甩向岸邊，而結果不是卡住就是撞個粉碎。」

「這樣聽起來真的不妙啊。」

「所以啊，大人，」曼農說：「我才說，不能再隱忍下去了。」

「你的意思是……」

「移鼠大人，只要您一聲令下，我和其他忠於喀圖坦的僧侶就能展開行動，阻止黨的肆意妄為。而應對方案，我已經想好了。」

曼農微低著頭，盯著我。他的眼中映照著閃爍的火光，看來格外強勢而懾人，令我一時之間不知該如何回應。我撇過頭，舉起酒碗，喝了一口冷掉的蒸餾酒。由於放了一段時間，激烈的酒氣已散去大半，喝來格外甘醇。可能是因為酒精，也可能是它淡淡的奶香，我逐漸放鬆緊張的情緒，含糊地問道：

「先說說看你的計畫，我再做決定。」

曼農解開緊繃的面龐，笑逐顏開，然後從帳篷主人手中接過一只木盒，盒中盛著用油彩裝飾的羊趾骨，那是過節時牧民玩的棋子。

「他們能在雪橇上動手腳，而我們能控制的，就是雪橇犬和賽道，」曼農拾起裹著紅色油彩的棋子，放在地圖上，說：「雪橇犬是由我準備的。我會買通雪橇犬主人，為黨的那架雪橇套上訓練不足一個月的哈士奇。那些經驗不足的雪橇犬雖然衝勁十足，但更不會控制雪橇，而且很容易分心，只要給他們一點刺激，就可以打亂他們的腳步。」

「那另外兩架雪橇該怎麼辦？它們還是很容易翻覆啊？」

「別急，別急，」曼農拾起棕色和黃色的棋子，放在第一彎道上，說：「過彎的時候如果太靠近外側，就很難保持平衡，所以要想辦法讓牠們從內側跑過。」

「可是沒有人能控制牠們啊？」

「不，沒有駕駛，還可以從外部控制啊！」

曼農拿起作為點心的砂糖，灑在第一彎道的外側，對我微微一笑，一時之間，我完全明白了他的計策。

此時在賽道上，我方的棕繩雪橇已進入第一彎道，黃繩雪橇緊隨其後。為了使牠們跑在河道內側，這幾天晚上，我命人悄悄在賽道外側灑上沙土，讓它看上去像是陸地。如此受過訓練的雪橇犬就會避開，盡可能跑在賽道的內側。

而實際的情形如同我們的預料。

繫著棕繩與黃繩的雪橇犬從內側飛馳而過，儘管在過彎時雪橇因為離心力而偏離雪橇犬行進的方向，形成三十度的夾角，雪橇犬仍順利地將雪橇拖曳進入下游的直線河道，讓我鬆了一口氣。

而我身旁的林看到這一幕時，只是挑動了一下眉毛，臉上沒有展現多餘的表情。他將手肘支撐在桌面上，雙掌交疊搭成橋狀，頂住他肥碩的下頷，目不轉睛地盯著即將進入彎道的紅繩雪橇。繫著紅繩的雪橇犬此時腳步仍然紊亂，但與方才相比速度快了不少。

忽然一陣大風拂過河道沿岸的樹林，四周響起樹葉沙沙的摩擦聲和殘雪落地的聲音，以及來自圍觀群眾的一片譁然。彎道沿岸樹木上的積雪墜落到賽道上，覆蓋外側的沙土地。正跑入第一彎道的雪橇犬被這突如其來的巨響嚇到，慌亂地跑向彎道內側。而其身後的雪橇以接近九十度的偏移甩向河道外側新落的積雪，冰刃像雪鏟一般推起大量雪花，四散的白霧頓時籠罩半個彎道。

我看向隱身在觀眾之中的曼農，他看起來略顯驚訝，以手摀住嘴專注地凝望著。此時他注意到我的視線，轉過頭來對我投以堅定的眼神，輕輕地點了一下頭。

狀況與我們設想的有些不同。與沙土的效果相反，落在河道和岸邊的積雪會模糊兩者的邊界，讓雪橇犬不知不覺跑到河岸上，而使雪橇容易被岸上的砂石困住。所以我們派人潛伏在彎道沿岸的樹林裡，要他們在棕與黃繩雪橇通過之後、紅繩雪橇通過之前推動樹木，讓積雪落在沙地上，以迷惑繫著紅繩的雪橇犬。

然而紅繩雪橇跑得比我們預想的還要快，以至於間隙過短，雪落下的時候紅繩雪橇已進入第一彎道。但這點差錯也在我們的計畫之中，我與曼農相視而笑，靜靜地等待下一道關卡的來臨。

此時太陽已升至半空，在晶瑩的雪地上反射著金色的光芒。

「這計畫聽起來雖然可行，但還是不能保證一定能讓紅繩雪橇出軌。」

「所以，我們還得做第二手準備。」曼農低頭看著地圖，將棕、黃、紅色的棋子依序擺在 S 形河道的中段。

「接下來的關鍵就是第二彎道吧，」我說：「要用相同的手法，在彎道上鋪沙嗎？」

「不行，從中段開始到第二彎道結束，河道變得非常陡，用那方法不能保證我方的雪橇不會出事。但我們可以利用這樣的地形，來讓紅繩雪橇翻覆。」

曼農撿起兩個黑色的棋子，放在第二彎道的外側，上下晃動，說道：「這裏是野牛的覓食地，太陽升起後牠們會從山上的草原走到這裡吃草，我們要利用這些龐然大物驚嚇雪橇犬。我推測這時候應該仍然由黃繩或棕繩雪橇領先，紅繩雪橇雖然居候，但中段的直線賽道比之前的更加陡峭，且此時那些雪橇犬應該更能掌握拖曳雪橇的方法，而縮短差距。」

曼農移動著地圖上的棋子，將棋子緊密地排在第二彎道上。現在回想起來，讓我不禁感嘆曼農驚人的想像力。如同他的計畫，棕繩雪橇率先抵達第二彎道，而其後的黃繩和紅繩雪橇則激烈地競爭著第二名的位子，一時難分高下。陡峭的第二直線道坑坑窪窪，令高速行進的雪橇不時上下震盪。繫著紅繩的雪橇犬此時已經適應環境，步伐一致地向前飛奔，驚人的氣勢加上震天的吠叫，令湖畔觀眾的情緒頓時高漲，周遭再次響起撼動山谷的加油聲。然而，由於牠們加速太猛，紅繩雪橇劇烈地左右擺盪，好幾次將與之交會的黃繩雪橇撞向岸邊樹叢。遇到凸出的地形更會飛騰到空中，再重重地摔回冰面，留下好幾道深刻的刮痕。

就在三架雪橇緊密排列在彎道入口之際，三頭身披黑色長毛的野牛從外側的樹叢竄出，奔向雪橇犬們眼前的冰面。由於沒有人類駕駛可以控制煞車，繫著棕繩的雪橇犬一邊慌亂地用腳減速，一邊拖著雪橇朝內側奔去。雪橇因為這突如其來的方向變換，而與雪橇犬產生九十度的偏移。它依著慣性向前俯衝，撞上了其中一頭野牛後被彈飛至內側沙岸上。所幸雪橇沒有損毀，只是被岸上的砂石卡住，令雪橇犬停下了腳步。

而黃繩與紅繩雪橇所面臨的情況則更為嚴峻。此時棕繩雪橇已擱淺在岸上，旁邊緊挨著被撞倒的野牛，而另外兩隻野牛因為步伐緩慢，仍滯留在河道的中間。兩架雪橇的雪橇犬雖然也因眼前的景象而略顯慌亂，但由於牠們有充足的時間因應，兩架雪橇即時改變方向，奔向仍保有一點空隙的河道外側。

我能感受到，我與林還有場上所有的觀眾霎時屏住呼吸，緊張地觀看接下來要發生的事。河道的外側目前只容一架雪橇通過，照著眼下兩架雪橇互相交疊的態勢，同時衝入間隙一定會造成其中一架雪橇翻覆。

繫著紅繩的雪橇犬發出高亢的吼叫聲，沿岸的樹葉似乎都因此而沙沙震動。紅繩雪橇漸漸與黃繩雪橇拉開距離，以一隻雪橇犬的些微差距從內側超越對手。兩架雪橇緊挨著彼

此，同時進入間隙，激烈地碰撞著。黃繩雪橇有一半的體積被擠到岸上，左側的冰刃艱難地在砂石地上滑行，震動得更加劇烈。

就在兩架雪橇來到彎道後段之時，處在內側的紅繩雪橇忽然向外擺盪，撞上已成四十五度傾斜的黃繩雪橇。雪橇拖著雪橇犬，滾落岸邊的斜坡，頓時風中傳來一陣悽楚的哀鳴，以及岸邊觀眾的連連驚呼。

黃繩雪橇已確定出局，但比賽還未結束。

紅繩雪橇脫離險境，迅速地奔向下游寬闊而平坦的河道。而方才卡在岸邊的棕繩雪橇已經脫困，朝著對手的背影飛速向前。現在沒有時間為計畫的失措而感到沮喪，更沒有心情為受傷的雪橇犬感到哀傷，現在就是決定一切的決勝時刻。

我與林幾乎是同時站起身來，激動地向前俯看。就算不看他的臉，我也知道，此時此刻我們的心情是一模一樣的。

太陽，綻放著強烈的光芒，在半空中俯視著喀圖坦的未來。

不消幾分鐘，領先的紅繩雪橇離終點已不足三百公尺。

我握緊雙拳，焦急地望向落後的棕繩雪橇。最後一段直線道比之前的賽道都更加平緩開闊，有利於雪橇犬全力加速。儘管棕繩雪橇的雪橇犬在脫困後就極力狂奔，逐漸縮短與對手的差距，但兩者目前還是隔著五十公尺左右的距離。比賽即將來到尾聲，我與林都放棄掩飾自己的企圖與情緒，焦躁地盼望著、凝望著，但我也很清楚，我們任何一方其實都不盼望己方的雪橇率先接近終點。

因為，最後的關卡，正張著大嘴，等待獵物的到來。

此時的太陽懸掛在山頭之上，陽光由金黃轉為刺眼的純白，照遍喀圖坦的每一寸土地，化解冰封的寒氣，大地瞬時籠罩在一片朦朧的白光之中。

而就在距離終點一百公尺之處，那裡的冰層看來格外地光滑透亮，就像是一塊巨大的明鏡，彷彿能從那晶瑩的質地中，看見天上的雲朵。

那裡，就是最後的決勝點。

我用力地抓住桌沿，拼命地將身體向前延伸，瞪大雙眼望向如明鏡般的河心。方才滿溢的焦慮轉化為發狂般的興奮感，令血液沸騰，身體不住地顫抖。

「如果前兩個計畫都失敗了怎麼辦？」

「那就毀掉一切吧！」

曼農抓起地圖，振臂一揮，五顏六色的棋子散落一地。

下游的河心本就較難結冰，即使順利冰封，其冰層也相對較薄，容易破裂。尤其是在雪停之後、太陽高昇之際。所以，我命人趁夜用火爐烘烤終點附近的河道中央，讓它變成如盆子般中心薄、四週厚的地形。而那夜執行任務的下人也回報，似乎有人在河心的邊緣用鑿子敲薄，其目的應該跟我們一樣。

訓練有素的棕繩雪橇犬步步進逼，離對手已不足十公尺。賽道上雪霧紛飛，雪橇以前所未見的高速向前疾駛。因為前幾分鐘發生的「意外」，觀眾對於瞬息萬變的競賽早已按耐不住情緒，如爆炸般的吶喊聲一波一波接踵而至。眾人爭相跑到懸崖的邊緣，熱切地眺望插著終點旗的淺灘，甚至有人在推擠中不慎跌倒，發出痛楚的哀號。

林的呼吸聲也變得越來越急促，頻頻發出濃重的喉音。他手中的雪茄也被握到散開，一絲一絲的煙草隨著風四散到雪地上。看著他如此緊張的模樣，心中不免竊喜，但很快便被不安的情緒覆蓋。我似乎能聽見自己的心跳，手心與臉上都沾滿汗水，散發著著火般的灼熱。

就快了，還有五十公尺。

賭上喀圖坦的未來，放手一搏。一旦輸了，便一無所有。

還有三十公尺。

冰刀的摩擦、雪橇犬的踩踏、以及陽光的照射，有太多因素可以讓冰層崩解。或許棕繩雪橇有足夠的時間反應，繞過水坑，成功抵達終點。

還有十公尺。

我彷彿已經能看到那令人振奮的畫面：冰層碎裂、雪橇犬在光滑的冰面上腳步慌亂、跌進冰冷的水中、陣陣哀嚎，以及……林，還有黨的走狗們憤怒卻不敢張揚的滑稽面容。

來了，就是現在！

「嗯哼哼哼，呃啊哈哈哈哈哈！」

就在紅繩雪橇的雪橇犬踏入河心之際，我的身旁突然傳來一陣戲謔的笑聲。勉強用餘光往左一瞥，發現林不知何時已坐回椅子上，從懷中掏出新的雪茄，眼帶笑意地看著我。他刻意壓低笑聲，不讓台下的觀眾發現，但在我耳裡那笑聲竟是如此明顯，又無比詭異。他似乎已隱忍許久，笑到連夾著雪茄的手指都不住地顫抖，就像看到什麼好笑的事一般，連呼吸都顯得麻煩。

他到底在笑什麼？有什麼好笑的？難道他不擔心比賽的結果嗎？他剛剛不是還緊張到喘不過氣來嗎？

滿懷困惑的我霎時思緒混亂，眼裡所看到的、耳朵所聽見的似乎都變得緩慢而飄渺。

雪橇冰刀的前沿滑入河心，林低沈的笑聲仍在耳邊迴盪。

雪橇犬依然奮力地向前衝，那詭異的笑聲也依然存在。

眼前的觀眾興奮地高舉雙臂，但奇怪的是，我聽不見任何歡呼聲。

棕繩雪橇的雪橇犬通過終點，向早一步抵達的對手發狂般地吠叫，但我依然聽不見，耳邊迴盪的依然是那綿延不絕、嘲弄般的笑聲。

我如同斷線的木偶跌坐在椅子上，失神地望向左方。林正要走下台接受記者的採訪，他緩步走來，輕拍一下我的肩膀，眼中依舊充滿笑意。

「移鼠，辛苦你了。」

「前天在聖湖加加曼度所舉行的『再臨』儀式，已選出新任的姆措曼度，現場的喀圖坦同胞都非常開心。」

「這是祖國和平解放喀圖坦以來首次『再臨』儀式，負責籌劃儀式的宗教委員會委員長林力岑表示，儀式的圓滿落幕要歸功於黨的領導與喀圖坦同胞的通力合作，這顯示黨對宗教『兼容並蓄』的施政方針非常成功。」

「新任姆措曼度的父母皆為黨員，他們在鏡頭前開心地表示，一定會將黨偉大的理念交給兒子，讓他成為新時代的優秀領導。」

我坐在航空公司的貴賓室，茫然地看著新聞聯播。待會兒我要搭飛機前往首都，向黨中央匯報儀式的成果。我應該要在上飛機前吃點東西，但面對服務生端給我的菜餚，我一點胃口也沒有。

到底是哪一步做錯了呢？

我拿起杯子，搖晃裡面的水，靜靜地思考著。

或許一開始就錯了吧？我為何要隨那些卑劣、毫無信仰的平地人起舞，自以為是地做那些骯髒事。有再崇高的理由，也不應該干預天啟，將我們擅自安排的一切稱作「神蹟」。

我原以為一旦姆措曼度的人選由沒有信仰的人決定，我們的信仰就淪陷了。但我現在才發覺，肉體可以被摧殘，國家可以被剝奪，崇高的信仰卻不會輕易被支配，如同在競技場面對猛獸的猶太人，只要那堅定的信念存在，神的意志總有一天會在世間展現，就像那天我跟眾憎人說的話一樣。

所以，我錯了，我懷疑上天的力量，冒瀆天啟，落入平地人所設的圈套。我怎麼會那麼傻？明明林也跟我說過，他不在乎有沒有姆措曼度。既然不在乎，又為什麼要用這麼麻煩的方式來舉行儀式，抽籤不也可以嗎？

想起自己的愚蠢，我不禁仰頭大笑，周圍候機的旅客都好奇地看向我。到現在我才想明白，這都是為了要留下「可趁之機」才刻意安排的呀！或許我是被憤怒沖昏了頭，才會拋棄對神的信心、喪失辨明真假的理智吧！

沒過多久，一群全副武裝的警察走到我面前，將我團團圍住。領頭的是一個身著西裝的矮小男人，是林的機要秘書胡。

「移鼠先生，好久不見了。」

「是啊，今天找我有什麼事嗎？」

「是這樣的，移鼠先生。計劃臨時變更，我們要請你搭別的航班。」

聽見他的話，我再次淒楚地大笑。但胡似乎不以為意，面無表情地看著我，彷彿是在看一齣無聊的鬧劇。

「好，我跟你們走。」我說：「但在走之前，可以回答我一個問題嗎？」

「你說說看吧。」

「一切都是你們安排的吧？林騙了我，曼農也騙了我。儀式的結果林根本就不在乎，你們也沒有在雪橇上動手腳，一切都是為了引蛇出洞，好消滅像我這樣的反動人士，對不對？」

「隨你怎麼想，移鼠先生，跟我們走吧。」

胡伸手指向出口，而我只是笑了笑，起身跟著他們離開貴賓室。

一路上我被武警們前後包夾，默默地經過一個又一個登機口。好在他們沒有架住我的雙臂，沒讓我感到任何不適。我的心情出奇平靜，沒有特別思考什麼，也不記得一路上的景象。唯一記得的，是我走到一半時，一個手拿風車的小女孩不小心撞上我的腿，一屁股跌倒在地。

我停下腳步，彎身撿起地上的風車，遞給女孩。一旁的武警本想上前將我拉回隊伍，卻被胡伸手阻止。

那女孩年紀雖小，卻沒有因跌倒而哭泣。她蹦蹦跳跳地站起來，接過風車，向我道謝。

「你從哪裡來的呀？」

「圖博，我現在要回家了！」

「是嗎，那真是個美麗的地方啊。」

我笑著看向女孩離去的背影，心中五味雜成。

圖博啊！那真是個美麗又虔誠的國度！希望那裡的人可以永遠保持信仰，不被強權欺凌，不受環境所迫。

不要像喀圖坦，不要像我一樣。

